

務虛的民主黨——重要的是做什麼，而不是在說什麼

送交者:凌飛電腦

務虛的民主黨

民主黨開了4天的大會,罵了4天的川普吹捧了4天的拜登多麼好人,終於提出了要面對的4個危機然而最終,給不出一個實實在在的解決方法。

“團結”,“愛、希望和光明”“為國家靈魂而戰”,拜登要怎麼戰?拿什麼戰?

不知道。。這大概與某地的“用愛發電”來應對供電問題,如出一轍。



經濟

經濟項目本來就是民主黨的弱項因為民主黨一向只擅長分蛋糕,而不會做大蛋糕,難得明智一點的如克林頓,當年的經濟做法幾乎是繼承之前里根與老布什路線的。然而現在看到的情況,現在的民主黨推動的,比如稅改,恰恰是與提振經濟背道而馳。

按拜登的稅改方案,其實就是個加稅方案,預計會把美國的長期GDP增長率降低1.51%

美國近年的GDP大概是1~2%,川普的稅改(減稅)拼了老命提高到3%,但是僅一年後又掉回2%,而按拜登的稅改(加稅)將直接重創美國的GDP。

事實上,一個顯而易見但很多人抗拒承認的事實:富人才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富人才能更進取地增加就業。

反過來,一個不思進取的小業主或是上班族,幾乎不可能變成富人。

雖然川普的稅改也是因為各種勢力的遊說而變得並不完美,但至少,減稅對推動富人的再投資是有利的,只有經濟發展了,就業才能發展。

如果象拜登這樣殺雞取卵,對最有創造力的富人進行加稅,事實上,富人的稅是最難徵收到的,結果,富人的稅不但收不到,反而繼續趕跑了創業的富人,結果導致就業下降,那麼,稅收的壓力一下就壓到了中產的頭上,而底層的民衆,也因為失業而一無所有。

稅改(加稅)是目前拜登唯一明確說明的,不務虛的內容,但這個不務虛卻恰恰是要摧毀美國的經濟增長,摧毀美國民衆的就業——也許對民主黨來說,越多的民衆失業,才能培養出越多吃福利的民主黨票蛆,所以摧毀美國經濟,讓美國經濟繼續衰退,才是民主黨的利益所在啊。

種族

在種族問題上,拜登承諾上任後100天內解決美國社會“系統性種族主義”問題但是怎麼解決?

姑且不說,這個所謂的“系統性歧視”是一個顛倒是非的洗腦說法

更何況,少數族裔並非黑人一家,按拜登及哈里斯的說法,每個黑人發34萬美元,憑什麼?其它的少數族群怎麼辦?我們華人就不是少數族群了么?

而且,發了錢就能解決問題了么?——看起來,拜登從來沒學過中華老祖宗的智慧——“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事實上,美國黑人的第一代領袖們,都明確指出,黑人需要面對自身文化問題,而最終的解決方案,只能依靠“不以膚色區分”的解決方法。

然而,現在的BLM的做法,強化的是“Black Power”(黑人權力),而不是“不以膚色區分”。

事實上,造成現在監獄內大量黑人的根本原因之一,恰恰是因為1992年民主黨(克林頓與拜登)推動的《暴力犯罪控制與執法法》(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

這個法律直接導致入獄人數翻倍。也間接地摧毀了黑人社區的家庭完整,從而導致黑人社區的單親家庭率居高不下。

而在此同時,民主黨不去解決這個問題,反而在努力推動大蘇合法化,毒品非罪化,搞出象加州的“\$950不入罪”的法案,努力鼓勵黑人到處打砸搶——反正犯罪也不受法律制裁。

然而人一旦被誘導成參與一次犯罪,就象吸毒一樣,會迅速地墮落下去,常在河邊走,總有一天會落水。

所以黑人社區的犯罪率問題的根源之一,就在於民主黨的嚴厲入獄法律

與鼓勵犯罪政策的相結合。

務虛的民主黨高喊着對黑人“平等”,標榜着自己對黑人的“關愛”,但無論是克林頓時期,還是奧巴馬時期,都對這嚴厲入獄法律假裝沒看到。反倒是川普上台後,馬上搞出了《第一步法案(First Step Act: Formerly Incarcerated Reenter Society Transformed Safely Transitioning Every Person Act)》,這個法案減少再犯率、減少監禁率,降低了之前民主黨的嚴厲入獄法帶來的巨大負作用。

做個小結:

2020年民主黨代表大會,最大的問題,在於未能實質性地闡述拜登如果擔任總統將實施的政策。相反,大會都忙著展示仇恨罵川普,忙著吹捧拜登的“個人品格”

而到了實際政策上,民主黨想推行的政策的效果,恰恰是與他們嘴上所說的是相反的。

重要的是,到底是要做的是什么,推行的是什麼,產生的是什麼效果,而不是僅僅聽一些動聽的大詞,聽一些看起來很美的名詞。

務虛當然非常容易,就象選手秀一樣

可問題是,我們需要的是能說出怎麼做的總統,而不是一個出來秀“我人畜無害”的選手秀。



個人操守與政治:一個“好人”總統給美國帶來的巨大災難

送交者:凌飛電腦

前文說過,左派的兩大謊言:川普是個希特勒,2.川普人品不行,所以不能當總統

左派謊言(1)川普是個希特勒?希特勒真的是民主選舉上台的么?

其實什麼才是法西斯,什麼才是希特勒,看一下下面的視頻你就明白了,強迫所有的人都要舉起拳頭,否則就要暴力相對,這才是真正的法西斯希特勒。

現在民主黨對川普的攻擊,現在各類小左們對川普的指責,都是建立在對川普的人身攻擊上,而迴避川普這幾年的政績,如果一定要提到,就必然只提到疫情。

這就象指責一個開車的司機早上沒洗臉一樣,要麼就怪現在外面風雨大,司機為什麼車子開著有點抖。

司機的工作就是開好車,這是對司機唯一的要求,至於司機有沒有洗臉,長得好不好看,和司機的工作一毛錢關係都沒有。

而突發的外部環境下,再加上內部有人拆台不配合,車子能不抖么

事實上,講道德的話,美國戰後就有一個道德完美的好人,但這個好人當美國總統時,卻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吉米·卡特的美國悲劇

吉米·卡特,美國第39任總統,一個老好人,一個長壽的老好人,一個80歲了還堅持做義工的好人。

他是一個信仰虔誠的人,一個道德感爆棚的人,一個正派樸實勤奮的人,一個充滿著理想主義的人

卡特好人到什麼地步?

對於卡特個人的醜聞或是花邊消息,一個都沒有。然而,老好人義工卡特也是被認為是美國最差總統之一,甚至有人評論,如果卡特及類似卡特的人連續執政話,冷戰輸的將是美國。

卡特差到什麼程度?

1980年,擊敗卡特的里根(共和黨)獲得了全部538張“選舉人票”的489張,里根的獲勝被稱為取得“絕對壓倒性、橫掃般的勝利”,連帶著共和黨也贏得26年來首次在參議院過半數的勝利。

卡特獲得的選票之少,開創美國戰後歷史紀錄

卡特是個好人,但是作為總統,卡特並不適應這個位置,他成為總統導致他的缺點被大大地放大了

——因為美國總統這個位置的要求,首先必須是個強力的司機,而不是一個老好人。

政治人物的個人操守與政績完全是兩回事,美國民衆選擇的是一個做出實事的總統,不是競選一個道德先生/小姐。

卡特的問題從來不在於個人操守,而在于開不好車子。

卡特上台時承諾要降低失業率,降低通脹,結果到他下台時,不但沒有降低失業率,反而提高了,卡特在任時把美國經濟弄得一場糊塗,只會空喊口號的他在經濟這塊始終拿不出解決方法。

——如同拜登在華盛頓混了40多年,卻還是只會喊“用愛發電”一樣,拜登口口聲聲要解決疫情,在美國國內生產防護用品,但怎麼做,沒有任何具體的信息。。

其次,在國際上爆發了伊朗人質危機和蘇聯入侵阿富汗這樣讓美國人顏面盡失,讓美國的盟國惶惶不安的大事。

卡特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退讓就可以贏得和平,結果他在國際上被視為軟弱可欺,被美國有史以來對獨裁者最無知、最天真、最愚昧的總統。

——如同奧巴馬與拜登一樣,面對伊朗只懂得送去一飛機一飛機的現金卻啥都不會做。卡特的老好人狀態,顯然不是一個好司機,他一手摧毀了美國在中東最忠誠的盟友,同時一手拉扯出中東地區頭號反美國家。

其中最打臉的事,是伊朗人質危機的處理,一開始卡特對伊朗國王置之不理,同時又限制伊朗國王對神權權力進行鎮壓,等到事態惡化(國王流亡,美國大使館成員被扣為人質,長達444天的人質危機),又冒進地使用軍事冒險,結果人沒救回來,反而死了8名美軍,伊朗神權政權對人質堅持不放的強硬立場,而卡特對此完全束手無策。

結果當里根獲勝上台後半小時,長達444天無計可施的卡特,卻得知人質被全數釋放消

息,這種打臉,簡直是羞辱性的打臉。。

“卡特幾乎諂媚每一個獨裁者”。道德高尚的卡特,是民主黨左派的“政治正確”的集大成者,在個人操守上幾乎完美,同時又完美地按左派的“人權”標準來進行外交操作,同時又以所謂的“團結”、“愛”對強權(如蘇聯與伊朗)下跪——如同現在的拜登對暴徒的下跪一樣。。

左派的美國悲劇

曾經,關懷普通民衆是小羅斯福(民主黨)贏得選舉的關鍵。但是到了今天,左派的主張早已脫離了普通民衆

而左派的“自由主義”主張早已經被“激進主義”所全面取代。

左派在種族上陷入尷尬最後導致瘋狂的立場,左派用“種族平等”吊起了黑人的胃口,但卻不想也沒有能力真正去解決引發黑人問題的黑人的文化問題。

因為如果想解決黑人的文化問題的話,將會觸發左派的“種族平等”的禁忌

既然無法治本,那麼所謂的關注“種族平等”,最終只能成了追求形式上的“平等”的——“結果平等”。

左派在用“種族平等”來撈取黑人選票時,完全忽視了底層白人及其它少數族裔的平等問題,或者說,左派出于不斷細分的“身份政治”需求,無力同時提供給黑人的救濟和對底層白人其它少數族裔的救濟。

於是民衆構建了對這種“政治正確”的“防禦性”抵制行為,而這種抵制則被左派污名化為“種族主義”。

在這種日益激進的主張下,從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中的“現在就自由”(Freedom Now!)的理念,被替換為“黑人權力”(Black Power)。

而這種“黑人權力”(Black Power),更是一路演變到今天成了“Black Lives Matter”(BLM黑命貴)。

無論小左們如何為BLM洗白,這個“BLM”口號本身就是對馬丁路德金的民權的背叛,是左派被“激進主義”綁架後瘋狂的產物。

在女權議題上,左派強調性別平等與女權,滿足了部分精英白領女性的慾望,卻又忽視了家庭和傳統婚姻在美國作為主導社會價值的重要性,由“激進主義”所控制的“政治正確”,不但完全顛倒了美觀,更是直接否定了兩性參看這個:沒有對錯優劣之分,社會就喪失了進步的可能——從辣眼睛的CK新模特說起

1968年,馬丁·路德·金被謀殺,全國一百多個城市爆發了暴亂。

1968年,尼克松(共和黨)當選總統。

1988年,黑人威利·霍頓被控強姦殺害了一名白人婦女,引發巨大爭議

民主黨左派指控共和黨種族歧視,而共和黨聲稱他們僅僅是就事論事地談論“法律與秩序”(Law & Order)。

1988年,老布什(共和黨)當選總統。今天,美國也正面臨著同樣的暴亂與爭議。

隨著政治被BLM不斷地驅趕與界定,隨着“身份政治”日益以種族性來定義與區分,隨着左派日益被“激進主義”所挾帶,隨着左派甚至認為“法律與秩序”(Law & Order)都成了“種族主義”的代碼,左派挖開了一條一條的政治鴻溝,憤怒的民衆正在一步一步拋棄民主黨。個人操守與政治

作為一個完美個人操守的,一個正常的,道德上體面的左派政治人物,卡特用他悲劇的美國總統經歷,用給美國帶來巨大災難的歷史現實,告訴我們

選擇誰當總統,絕對不能看個人操守,而應該是看其政績與施政能力。。

《華爾街日報》報道

“珍妮特·薩特勒(大學教授):“我支持拜登,因為美國需要一個正常、道德上體面的人在白宮。”——等等。。

拜登是一個正常的、道德上體面的人么?是一個有施政能力的人么?

作為咸豬手的拜登不但道德上不如卡特,在能力上也是讓人詬病,從早期的抄襲到後來的變色龍,再到現在的老年痴叻

想想也是悲劇,民主黨左派最後是選出了這樣的候選人。。

讓小左們,特別是華左們只能尷尬地拼命罵川普,而無臉吹捧拜登。

謝謝小左們的表演。

